

藝術與麵包的抉擇系列（二）

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應如何扮演自己獨特的角色？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讓文化藝術「引進來」和「走出去」，規劃頗為從事藝術行業的人注入動力帶來希望，期待不再出現搞文化藝術的人難以養家活兒的悲哀。然而，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涉及要素眾多，人才、資源、市場，培養藝術從業者的土壤，市民欣賞藝術的能力和熱愛氛圍及政策扶持等，可是香港沒有像北京的798藝術區文創基地，連一間專業藝術學院都沒有。倒是有「一班青年藝術從業者勇於與殘酷的現實較勁，必須聽聽他們的心聲，了解他們的需要，感受他們如何在找尋理想與麵包中掙扎。香港文匯報請成功藝術家傳授他們如何能共同擁有理想與麵包的技巧，以經驗為他們加油！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步伐才會加速向前！

寸土寸金香港地 空間藝術找空間

澳洲回港雕塑家 築夢不止於創作

雕塑是需要空間的藝術，或許該叫「空間藝術」，星光大道、九龍公園、金紫荊廣場……雕塑在香港無處不在，但除卻那些已成為知名地標的雕塑作品，香港人又能講出哪處坐落有自己心儀的雕塑呢？有限的城市空間被樓宇建築佔據，樓與樓之間的一線天地裏，不知名的雕塑藝術品默然佇立，背後離不開雕塑藝術家的創意與耕耘。要讓自己的作品得以放置於一個被人看到的位置，在城市空間內有一個好的歸處，對本地雕塑藝術家而言，要做的並不僅限於埋頭創作這一件事，還要努力生存，令自己理想與麵包同時擁有。

◆探：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8年從澳洲回港前，Anton（潘星璋）在當地已是小有名氣的雕塑家。他的作品《協同 Synergy》被澳洲國立大學收藏成為永久性公共雕塑，作品《不完全是那兒 Not Quite There》成為澳洲坎培拉文法學校的永久性公共雕塑，另也有「模塊身份系列」（Modular Identity Series）多件作品被私人收藏。藝術生涯正順利展開，他卻選擇回到香港，兩地的生活經驗引發他對自我身份的不斷思考，重回故土，他也要重新認識這個城市和自己的創作道路。

兼職供養藝術理想

在澳洲讀完中學，Anton一開始選擇了建築設計，因不喜歡其中繁雜的規範和要求，於是轉修藝術，終於在雕塑領域找到了可以自由發揮創意的天地。在澳洲國立大學藝術學院攻讀碩士時，Anton就開始一邊創作一邊工作，一面擔任講師為學弟妹們授課，一面在藝術館和畫廊負責技術支援工作參與布展、藝術品安裝。幾年間他不斷創作、產出，在坎培拉、墨爾本、柏斯等地都有舉辦過展覽。

「讀書時並未想過太多以後要做什麼，只是有個地方可以令自己發揮創意，就覺得很滿足。」Anton談起畢業時，老師告訴他，現實中靠創作就能謀生的藝術家只得1%，而大部分的全職藝術家，必須通過其他兼職賺取收入，才能夠持續自己的創作生涯。「我的老師也不是那1%的人，我想那1%的人所做的作品也不一定是『藝術品』，而是『商品』。」比起迎合市場，現階段的Anton更想做自己的創作。

他坦言在澳洲時，教書加上藝術館工作以及賣作品的收入，剛好可以夠他生活，但不可太過鋪張浪費，總要想着怎麼攢錢買多點材料。不過，他認識的許多前輩藝術家都是這樣生活，對他而言，兼職也並非違背理想，反而可以令他在其他工作中獲得創作的靈感和能量。

產出亦要教人欣賞

闊別17年，Anton回到香港之初感到有些不適應。於是他選擇先在教育行業工作，在給小朋友上藝術課

的過程中，重新認識香港的藝術教育和社會現狀。一年半後，他恢復了全職藝術家的身份，租下荃灣玉度裏的一間工作室，像在澳洲時一樣，一面兼職一面創作。他平時在小學擔任藝術班老師，帶領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做立體藝術品，亦有為大型公司設置 Team Building 藝術課程，鼓勵成年人從藝術中發現自我。

雕塑藝術在香港不及其他藝術門類那樣受重視，即使是每日經過的雕塑，也少有人會駐足細看。Anton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變成公共雕塑，但他也認為一件作品能存在於公共空間內並不代表它有意義：「唯有公眾懂得欣賞，才有人去看，有資格擺在那裏，公共雕塑才會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否則只是影響了空間、阻礙了人們的物體。」即便不為謀生，他認為自己也會繼續做藝術教育相關的兼職工作：「藝術家做藝術是本職，但也要做藝術教育。產出是重要的，但藝術品的誕生並不會推動藝術教育，教小朋友、公眾學會欣賞，也是藝術工作者的責任。」

推廣藝術令其貼地

Anton不時關注港府對藝術家的資助計劃以及雕塑藝術比賽，但比起平面藝術，立體藝術的部分就比較不受關注：「比起海外，香港少有雕塑比賽，就算藝術比賽中設有立體藝術的賽項，最多的也是陶瓷藝術。」為得到更多機會，Anton唯有自己去探索跨界合作的可能，此前他就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及其他藝術家合作氣球裝置藝術作品，以3D立體藝術形態向社會傳達關注 SEN 學生的意念。

Anton覺得藝術推廣也是很需要重視的方面，創作之餘他也一直思考如何推廣可以令藝術輕鬆、大眾化。或許是受古希臘雕像的印象影響，雕塑藝術難以擺脫「嚴肅」的標籤，不可否認它與公眾間有着一定距離。他坦言政府雖然有很多資助計劃、比賽助力藝術家曝光和作品的推廣，但都不夠貼地：「並不是說不可行，而是沒有回應到藝術家最迫切需要的部分。」

要令藝術得到有效推廣，Anton認為除了藝術家自己去做，可能也需要一些專業機構比如 NGO 組織的協助。



◆《協同 Synergy》，2016



◆《麻雀橋 Mahjong Bridge》，2014

透過藝術重新認識人生價值
「成功」多於一種定義

就Anton看來，理想主義的生活方式在有些人眼裏格格不入，他回憶道：「我回來後很多人和我講，星璋，這裏是香港，不是澳洲。我明白這句話，香港人的成功是『有車有樓有家庭』，但我覺得成功的定義不只是這樣單一的，香港也並不是單一的城市，我一直都在探索香港的文化精髓，我想用作品和人人重新聯繫。」儘管深知商業化是這個城市很難脫離的特質，但Anton仍抱着一線希望，令藝術擺脫過度商業化的浪潮。「有人說香港就係咁，有工就做囉，談什麼理想？但我不想那樣『灰』，從澳洲回來之後，我更加清楚自己為何要做藝術，也通過藝術去重新認識了人生的價值。」

他很慶幸如今擁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繼續創作，在天馬行空的想像與創造中，他也給自己定下一個長期的目標：「在澳洲用了十年時間才有作品變為公共雕塑，並得到業內人士和前輩的支持，那麼我也再給自己十年時間，在香港或是內地有一座自己創作的公共雕塑。即使是在只有幾個人返工會經過的地方，被幾個人留意到，也算是和大眾的交流與聯結。」



◆潘星璋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變成公共雕塑。

◆《糾纏 Knot》，2018



◆《觀點 Points of View》，2015



◆潘星璋在雕塑領域找到了可以自由發揮創意的天地。

香港雕塑藝術家朱達誠：
籲給新生代雕塑家提供平台

◆朱達誠（右）參加潘星璋展覽開幕式。



◆朱達誠2013年為香港文化博物館創作了3.5米高的李小龍全身像。

香港知名的人像雕塑家朱達誠，他曾創作香港西環孫中山紀念公園的孫中山雕塑、香港文化博物館的李小龍像等作品。他提及近年來雕塑藝術行業的發展機會減少，令業界新人難以得到向上發展的機會。「以前有建設項目需要創作雕塑，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的，都會先發布通知，然後公開進行徵集招標、比賽評選，最後優勝者才簽合同，負責雕塑的製作。但現在幾乎見不到了，都是私下由建築師找熟識的雕塑家，便直接敲定設計者和方案。」

管理部門不應迴避責任

朱達誠認為，這種非正式的「指派」和「委任」令行業失去了公開透明的競爭平台，不僅令許多年輕雕塑家墜入難有出頭之日的境地，那些無聲息便拔地而起的新雕塑，也並非優質的作品：「好的公共雕塑應該是有紀念意義的，或是形式美的、質量高的，現在很多公共雕塑並不美，而且擺幾年就損毀嚴重。」香港需要雕塑的項目並不少，新建築的大堂、室外，社區、公園等等地方，都涉及雕塑的規劃。「但如果這些機會全部都被『內部消化』掉了，拿什麼給年

輕人？」朱達誠表示，必須公平競爭，才能令年輕藝術家有機會正常發展。

若不通過參與建設項目，雕塑家亦可以自由創作自己的作品，如果打響名氣，被「甲方」看中，就有可能得到更多機會，但朱達誠認為幾率較低：「除非你的風格被很多人接受，才會有人找你設計，當然你也要有很多經驗，別人才信任你。」殘酷的是，在商業化社會，雕塑更多是被當作建築行業的一個附屬商品，而非藝術品來看待，這也為雕塑家的藝術創作，套上一層桎梏。這一點令藝術推廣變得格外重要，朱達誠認為，藝術管理部門應做到在其位謀其事，將資源「物盡其用」，舉辦有效率和效果的藝術推廣活動，方能對年輕藝術家起到提攜作用。朱達誠舉例，比如像油街實現藝術空間，其實縮短展期、經常翻新展品，便可以給到更多年輕人展示的機會。

朱達誠也對粵港澳大灣區給予很大期望：「粵港澳大灣區還有許多新興城市，有多少新建築需要雕塑、需要雕塑家？我覺得香港政府和大灣區的合作除了科研之外，應該早日把公共藝術的合作項目也提上日程，給藝術家機會，給年輕人希望。」